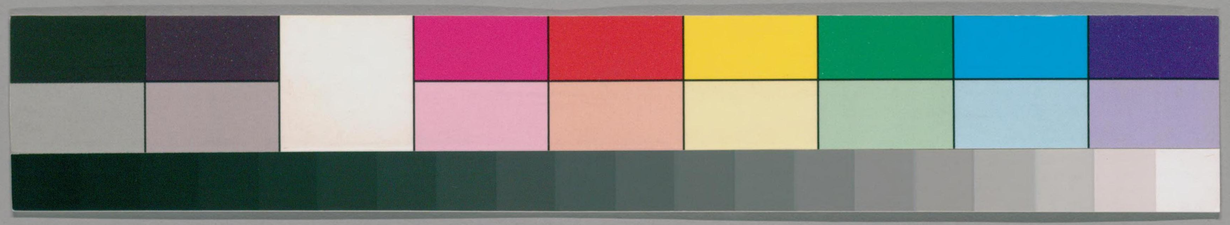


853
151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十四

僖公三

丁丑 襄王 八年 十有六年 齊桓四十二 晉惠七 衛文十六 蔡莊二 鄭文二 宋襄七 秦穆十四 杞成十一 曹共九 陳穆十六 楚成二十八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隕公 作霣

左傳隕星也 公羊傳曰視而爲先言霣而後言石霣石記聞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 穀梁傳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後石也于宋四境之內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也 杜氏曰隕落也聞其隕視之石數之五隨

其聞見先後而記之星隕如雨見星之隕於四遠而不見其在地之驗此則見在地而不見始隕之星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鷁五歷切 穀作鵸 過古禾切

左傳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禍福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公羊傳是月者何確乎不可知也晦日也晦則何以不言晦春秋不書晦也朔有事不書晦為先言之也六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五石六鷁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異也穀梁傳是月者決不日而月也六鷁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目治也子曰石無知之物鷁微有知之物故月之也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鷁且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孔氏曰是月、隕石之月也

隕石于宋五石六鷁之辭不誤則王道不危矣民所聚曰都程子曰隕石于宋自空凝結而隕六鷁退飛到逆飛也倒逆飛必有氣驅之也春秋所書災異皆天人響應有致之之道故石隕于宋而言隕石東伯之廟震而言震東伯之也人以淺狹之見以為無應其實皆應之然漢儒言災異皆牽合不足信儒者見此因盡廢之程氏曰是月、隕石之月重言之是月嫌同日鷁水鳥高飛遇迅風而退

隕石于宋凝結而隕也 注氏曰邵子云星在地則為石石在天則為星此言隕石蓋星墜於天半空凝結至地而成石也

退飛有氣逆驅而飛也石隕鷁飛而得其數與名在春秋時凡有國者察於物象之變亦審矣此宋異也何以書于魯史亦見音現當時諸國有非所當告而告者矣 杜氏曰宋人以為災告於

諸侯故書劉氏曰人君遇怪異非常之變當内自省而已非所以告同盟也同盟有救患分災之義故水火兵戎之爲害則告告則弔之此所待於外也奇物妖變之至則天之所以警人君雖有堯湯之智反而責其躬此無待於外者也何赴告之有春秋因而書之以見此人君之莫能畏天命乃反以責於已二者之望於人天也何以不削乎聖人因災異以明天人感應去声下同之理而著之於經垂戒後世如隕石于宋而書曰隕石此天應之也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人事感於下則天變應於上苟知其故恐懼脩省變可消矣宋襄公以亡國之餘欲圖伯業五石隕六鷁退飛不自省其德也後五年有盂之執又明年有泓之敗天之與人昭昭著明甚可畏也聖人所書之義明矣

張氏曰星隕爲石不祥也不順也宋襄欲圖伯而無其德故天出怪異以懲畏之或問洪範配合庶徵有運否豈堂堂胡氏曰但不可泥如漢儒牽合附會以春秋隕石于宋五鷁退飛過宋都而襄公被執癸酉大雨霰貫見庚辰大雨雪而隱公被弒雨木冰而成公李孫被執鸜鵒來巢而昭公出奔豈不是蘧驗是以人君須克謹天戒○劉氏曰公羊謂是月者僅逮是月也不日者晦也春秋不言晦非也晦朔天之所有取朔棄晦乖僞之深者穀梁云石爲無知之物故月之亦非也言是月者宋不告日嫌與五石爲一日故分別之耳潘陽萬氏曰梁山沙陽亦無知之物胡爲而不日棄與蜚亦微有知胡爲而不月也

數天之與人昭昭著明甚可畏也　聖人所書之義明矣何氏曰後五年見執六年終敗如五石六鷁之

張氏曰星隕爲石不祥也不順也宋襄欲圖伯而無其德故天出怪異以懲畏之或問洪範配合庶徵有運否豈堂堂胡氏曰但不可泥如漢儒牽合附會以春秋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而襄公被執癸酉大雨霰貫見庚辰大雨雪而隱公被弒雨木冰而成公李孫被執鸜鵒來巢而昭公出奔豈不是蘧驗是以人君須克謹天戒○劉氏曰公羊謂是月者僅逮是月也不日者晦也春秋不言晦非也晦朔天之所有取朔棄晦乖僞之深者穀梁云石爲無知之物故月之亦非也言是月者宋不告日嫌與五石爲一日故分別之耳潘陽萬氏曰梁山沙陽亦無知之物胡爲而不月也蜚亦微有知胡爲而不月也按此傳以

日月爲例故云爾又曰民所聚曰都都者直謂國城爾不獨以民聚爲義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公羊傳其稱季友何賢也穀梁傳大夫曰卒正也稱公子公第叔仲賢也大夫不卒正此公子公孫疏之也

季者其字也友者其名也大夫卒而書名則爲爲稱字聞諸師曰汪氏曰因靳裁之受伊川學春秋時魯卿有生而賜民者季友仲遂是也生而賜民者何命之爲世卿也季子忠賢在僖公有翼戴之勤宋子語季子賜族亦只是一時君恩意襄仲弑逆在宣公有援立之力此二君者不勝音升私情欲以冀賞報之也故皆生而賜氏俾世其官劉氏曰春秋譏世卿莫甚於魯魯之大夫弑子赤皆世卿莫甚於季氏仲氏季氏出昭公仲氏出桓公其禍者也春秋異而書之以志其有罪因曰賢之爾杜氏曰人習其讀則未知已之有罪自是季氏世爲卿經於其卒各以氏書者誌變法亂紀之端貽權臣竊命之禍其重戒遠矣汪氏曰宋立華氏魯立叔孫氏當時賜族率以爲常春秋諸侯以殊禮異數寵遇其臣至有生而賜謚如衛靈之於北宮喜析朱鉏不特生而賜族矣永嘉呂氏曰春秋之初公之子爲大夫則稱公子公孫非公子公孫而爲大夫則但書名自僖公以後則皆書族且使之世世爲卿矣是故魯有仲孫叔孫季孫臧孫齊有高氏國氏崔氏陳氏衛有孫氏甯氏晉有郤氏欒氏韓氏趙氏魏氏鄭有罕氏駟氏游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氏皆世卿也先王之禮制蕩然矣○[劉氏曰]公羲省云稱季友賢也非也言季友之賢不過書二季子來歸足矣死何復賢之乎且書季友云賢則書仲遂亦可謂賢乎

夏四月丙申鄧季姬卒

內女嫁於諸侯則尊同尊同則記其卒梁氏記其卒則必記其葬然而有不記者此筆削之旨非可以例求者也[汪氏曰]內女爲諸侯夫人者七惟紀伯姬宋共姬書卒葬紀叔姬亦出并不書卒杞伯姬歸杞四十餘年不書卒葬疑必有故鄧季姬遠禮故卒而不葬紀叔姬非夫人以賢而卒葬之宋伯姬在家爲淑女既嫁爲賢婦死於義而不回此

行去聲之超絶卓異者既書其葬又載其謚僖公鍾愛季姬使自擇配季姬不能自克以禮恃愛而行雖書其卒因奪其葬所以謹夫婦之道正人倫之統明王教之始也以此防民猶有嫁殤立廟舉朝素衣親臨祖載如魏明帝之厚其友者[三國志]魏明帝紀大和六年幼女淑卒上痛之甚追謚立廟葬于南陵取其未有此比況欲親臨送葬陳群諫曰下殤礼所不備況未暮之月而爲制服舉朝素衣朝夕哭臨

[附錄][左傳]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穀梁傳】大夫日卒正也【杜氏曰】茲叔牙子叔孫戴伯也【附録】【左傳】晉敗狐偃于廚受鐸遏汾及昆都因周冬十一月乙卯鄭殺子華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邾子同盟于淮

【左傳】十二月會于淮謀鄭且東畧也城鄄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歸城而還【穀梁傳】兵車之會也【杜氏曰】鄄為淮夷所病淮南臨淮郡左右【張氏曰】

後漢下邳國【師氏曰】淮夷嘗病紀而齊侯城緣陵以復紀今會諸侯于淮豈非謀淮夷以【杜氏曰】其後來耶【高氏曰】邢侯始與會而在鄭許之下齊次之也【蕃陽萬氏曰】許以男而先於邢曹邾以侯而後於鄭許聖人之作春秋從主會者之志至會淮而愈怠矣若其罪也【汪氏曰】桓八公安攘之志至會淮而愈怠矣邦淮夷而不力城鄄而不果況魯之僖公在會遽以其臣戍項而止之既不能為鄰國討強家又遷怒於其君待聲姜會平而獲釋悖君臣之分紊男女之別霸事之俱莫此為甚蓋會淮之前楚伐黃戍黃而不能恤狄侵衛侵鄭而不能遏簡於存紀不若存邢之功緩於救徐不若救許之速宜淮夷之微亦肆其暴抑有所窺而動也桓會不至而惟壯丘于淮書至聖人之意實可見矣或謂桓八公以諸侯伐淮夷魯頌有功故魯頌稱既克淮夷在泮獻馘而春秋不紀其事蓋削之也夫詩人之言特以是功如曰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云耳使果有伐淮夷之功安得不以伐山戎伐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比一戎之例而特書于經耶

戊寅　襄王　九年　十有七年　齊桓　衛文　三十　曹共十　陳穆五　杞成十二　宋襄八　秦穆十七　楚成二十九

春齊人徐人伐莒

左傳　春齊人爲徐伐莒莒人以氏楚與國張氏曰莒氏皐陶後之封也爲徐伐莒莒氏不能病楚而徒伐其與國桓公之興師末矣汪氏曰不能病楚桓公舍楚不討而加之小者桓之霸業微矣汪氏曰莒氏虐區區之小國是縱豺狼而搏狐鼠也

附錄　左傳　夏晉太子圉爲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

男爲二人臣女爲二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及子圉西質妾爲宦男女焉

夏滅項

左傳　師滅項以歸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公羊傳孰滅之齊滅之爲桓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當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爲之諱張氏曰項國子爵

按左氏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

以爲討而止公然則戚項者魯也二傳以爲桓公戚之孰信乎考於經未有書外戚而不言國者如齊師戚譚是也亦未有書內取而直言魯者如取鄆音專取邾音詩取鄆是也〔陳氏岳曰〕凡書外事各言其國內事不言我外事如齊師戚譚齊人戚之類是也內事則取汶陽田之類是也未有書外事不言其國內事而取鄆取邾之類是也未有書內事而言魯者蓋言國以別內也〔汪氏曰〕晉悼公以諸侯戚楚福陽以諸侯戚頼因會相伐皆而繼事以戚之由此知項爲魯戚無疑矣聖人於魯事有君臣之義凡大惡必隱避其辭而爲之諱今此戚項其惡大矣曷不諱乎曰事有隱諱

臣子施之於君父者也故成公取鄆襄公取邾昭公取鄆皆不言戚而書取程氏以爲在君則當諱是也若失戚項則僖公在會季孫所爲耳執政之臣擅權爲惡而不與之諱此春秋尊君抑臣不爲明黨比（毗志反）周之意也詳見成六年〔張氏曰〕於此示人五刑五用必審其人然後當罪也〔陳氏曰〕公猶在齊戚項非公令命也何以書城郎常事戚項非常也是故常事譏不及公則不書苟非常則謹書之書戚項失命皆非常也春秋必謹而書莒牟夷來奔雖非公命皆非常也春秋必謹而志之〔家氏曰〕僖公德季氏擁佑之以權待之不疑其後遂至不可制襄在楚而宿取卞昭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晉而意如納邾莊公出而肆其無忌由此年戚頃有以啓之耳○[啖氏曰]公敎皆云齊戚之爲齊桓請也按其文義乃是魯戚豈可爲齊請而魯自取惡乎齊桓雖賢戚頃非合義何得爲之請乎[劉氏曰]桓公與山戎戰山戎孰與戚中國中國反可諦而戰山戎反不得諦乎[盧陵李氏曰]公敎皆以頃爲齊戚書取桓公故爲之請也二家蓋拘於內戚書取之例而不知變文之法耳故胡氏特從左氏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二十皮 彦反

[左傳]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杜氏曰]卞魯國下縣[張氏曰]大臣戚頃而止僖公刑已頗矣又遠會婦人于魯地此管仲既亡桓公志荒之政也[臨川吳氏曰]此蓋會淮之後諸侯各歸其國齊獨止公將執以歸夫人齊之女也聞公見止要齊侯于路而會之非齊侯已歸而再出會姜氏也婦人無外事魯之諸大人聲姜頗爲賢婦詩人以稔於見聞之非肯於禮義之正是以姑成人之美著惜焉[高氏曰]論其情則可矣而禮則不可也小白入于魯地而會聲姜能無嫌乎[趙氏曰]參議之

九月公至自會

[左傳]九月公至書曰至公之也[杜氏曰]恥見簒弒托會以告廟[啖氏曰]桓會不致而今致桓公德衰威信不著[張氏曰]公會諸侯而大臣戚二人之國得罪於伯主二反[國]不討無政刑矣故謹而致之[臨川吳氏曰]以夫人會齊侯故公於中路得歸而歸公未至聲姜故二公至自會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左傳]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
華子生公子雍雍生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
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作亂孝公出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群吏而立
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群吏而立
無虧孝公奔宋二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
不正其日之何也其不正前見矣其不正之前見何
也以不正入鄆國故稱爵焉
能用管仲攘夷狄霸諸侯有一匡天下之功然仲無
正心誠意格君之學徒急於一時之功利卒致五子
之亂其所以有始無終者宜矣管仲且有三歸
歸之失豈能正其君哉
入國十三年始霸迄僖十七年凡二十九年
氏曰王道流行侯伯受職若未始有霸而齊桓實造端則桓何
桓何哉蓋默其義而錄其功也功義不相掩而後霸
者之是非斷矣大抵春秋之世盛衰凡三變桓公之
沫與桓公之方霸及桓公之既沒世變各異也王

臣下聘而不報王師出伐而無功凡伯書伐戎強之于
北蔡師書敗前盛于南鄭分許鄫宋廢鄭詞紀小而
併於齊邾弱而偪於魯此桓公之所以有憾也
王臣不下聘者六十年盟會同而諸侯無私爭者三十
十載序績召陵而狄退矣獻捷
過曹而戎狄矣此桓公之主伯也天王出居而官守
不問衛懿親而義師無詩楚書子而主會矣狄書
入而參盟矣此桓公之貶也
衰又凡三變圖霸之初定霸之日及成霸之後得失
顯殊也伐鄭侵宋侯鄭侵曹未入蔡侵鄭戎疾未珍戎
遂降鄭屢事未及詛施多矣
防易讎蓋桓公圖伯之初也貫澮而下葵丘以前衣
裳不動血兵車無大戰仲尼稱其一匡孟子與其為
盛在是數年桓公定伯之日也九國叛而萌震於管
仲死而放繩墨弛於城邢救徐急於救許伐黃
則外憂起會下二則家法廢差
盖桓公成伯之後也驗春
秋大勢之三變則桓公主霸為有功即桓公一身之
三變則桓公立功為不遠功過乘除齊伯之顛未可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考之矣

己卯 襄王十年 十有八年 宋 襄九 齊 孝公昭元年 晉 惠九 衛 文十八 蔡 莊 四 鄭 文三十一 曹 共十一 陳 穆六 杞 成十三 秦 穆十八 楚 成三十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有會
字二

左傳 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二月齊人救之

無麾 穀梁傳 非伐喪也 胡氏曰 納孝公也

附錄 左傳 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鐘

夏師救齊

穀梁傳 善救齊也 蜀杜氏曰 傳言二月齊人救無麾則無麾已救矣今魯以師救之亦以主心其緩也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左傳 齊人殺無虧而立孝公不勝四人子之徒遂與宋人戰于甗五月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 公羊傳 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宋公與伐而不與戰故言伐伐者爲主也曷爲爲襄公之征齊也曷爲爲與襄公之征齊也恒公死豎刀易牙爭權不葬爲是故伐之也 穀梁傳 戰不言伐客不言及曲在宋也 胡氏曰 甗齊地其罪大矣齊師敗績書敗責齊臣也

秋救齊

穀梁傳善救齊也

伐衆之喪奉火聲奪長上聲下同其罪大故其實詳書師救齊者善魯也救者善則伐者惡矣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書狄救救齊者許狄也許夷狄則罪諸夏矣許之易爲不稱人深著中國諸侯之罪也

[常山劉氏曰]諸侯伐喪不義救之聖人哀中國無王也[辭氏曰]聖人與夷狄之救之後則時無戲已死齊無君矣故書師救齊於伐齊之後則救者救無戲也書狄救齊於齊師敗績之後則救者救無戲已死齊無君矣故杜氏云救四人子之徒雖緩不及事然亦書救終善之也

凡伐者爲客受伐者爲主今齊人受伐以宋爲主者曲在宋也[何氏曰]戰言及所以別主客者直不直也[孫氏曰]宋襄伐人之喪擅勝人之主故以宋爲主不與宋襄伐齊也

師敗績者責齊臣也或曰桓公管仲嘗霸[章欲]莽反天下公於宋襄公以爲世子矣則何以不可立乎曰不能制命雖天王欲撫鄭伯以從楚春秋猶以大義裁之而不與也桓公君臣乃欲以私愛亂長幼之節其可哉獨不見宣王與仲山甫侯戲括之事其後如之何也[國語]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仲山甫諫曰不可王卒立之武公卒魯人殺戲仲山甫立伯御而立孝公諸侯從是不親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太義明矣　問宋師及齊師戰是宋公也何以書師既敗之何以不書師見其用大衆也而衆在其中矣是以師爲重以衆爲輕矣問宋公子翬帥師伐齊爲納公子昭也何以不書公子昭也細人公子昭乎曰不與納也納昭非正也公伐齊納糾亦非正則何以書書納糾所以著莊公之罪也止書伐齊而不書納糾則莊公得復讐之義矣或書或不書其義自異不可不察也〔劉氏敞曰〕齊桓之襄有憂中國之心伯天下之意而道不足也故合諸侯墓大衆不務率義而先爲不正以務其力此所以無功也諸侯納之正也不曰納糾公子昭非正也曰與納不與納公子昭爲不與納之正也〔王氏安石曰〕無麾既立踰年之君也而宋人齊人戰之四公子之徒爭國宋殺之將之齊公子之徒皆不義也〔張氏曰〕長幼有定分桓公晉仲不能自制其尊卑正否之辨而輕屬幼以爲嗣階君臣既失制命之義矣今桓公未薨長子既立宋襄不能從宜因勢順其少長以撫定之使得以終

桓公之喪乃成桓之私意而師諸侯以奪長大之亂齊國春秋書宋公以爲戎首深罪之也〔宋嘉呂氏曰〕桓公舍當立而屬公子昭于宋不可謂之正又蔽於雍巫之言而許立無麾不可謂之明身死之後豎刁易牙立公子無麾其名則立長也宋襄伐喪而納公子昭其名則桓公之所屬也彼此爭國內大亂凡皆桓公之爲也春秋不書昭之事其義深矣然則昭與無麾之否而但書其戰伐敗救之事以義則無麾正桓公屬公子昭於宋以爲太子則桓公之罪也○〔劉氏曰〕戰于麾公羊云曷爲不言及齊主之與襄公之征齊也非征齊乎所異於晉郤克者何哉〔厲陵李氏曰〕宋襄伐齊之事公羊以爲善宋蓋彼以衛人及齊戰爲二子宋罪齊之書是以何休曰戰言及者所以別二客主直不直也今宋言及明直在宋矣鄭曰及者別異客主不直自在事而已鄭記固足以辨何氏之失然兵凶戰

危何得汲汲欲戰故凡爲士心乎鬬者春秋皆貶之在主人而及客則非處已息爭之道在客而及主人又豈伏義執言之師乎故春秋書伐而戰者三獨宋公以客及主者乃變文以深貶宋也歎梁胡氏之說精矣

秋八月丁亥葬桓公

[杜氏曰]孝公立而後得葬

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朱子曰]九當作糾[劉氏曰]會于幽爲九合之始[氏曰]歎梁稱衣裳之會十有一下而左氏於鄄之再會皆在末年始于幽終于淮合者九也而皆不以兵車蕃陽萬始于幽爲九合之始會于幽終于淮合者九也是北杏之會皆止於九合而已或者以北杏陽穀非管仲之欲或又以鄄幽再會以地而言則止於九皆未免臆度之說也威令加乎四海幾於改物雖名方伯實行天子之事然而不能慎終如始付託非人樞方在殯四鄰謀動其國家而莫之恤至於九月而後葬以此見功利之在人淺矣春秋明道正義不急近功不規小利於齊桓晉文之事有所貶而無過褒以此[張氏曰]桓公自入國以來急於功利平心正家爲務肉未及寒而薦新其處已待人皆不以禮之不足貴而聖門不道之實矣見伯者

冬邢人狄人伐衛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狄始書人〔左傳〕冬狄人伐衛圍菟圃衛侯以國
讓其父兄子弟二又入于朝衆曰苟能治之饑請從焉衆不
可而後師于訾婁二狄師還〔穀梁傳〕狄其稱人何也善
累而後進之也伐衛所以救齊也衛嘗亡滅東徙渡
狄稱人進之也慕義而來進之可也以夷狄伐衛
而進之可乎伐衛所以救齊也衛嘗亡滅東徙渡
河無所控告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使衛國忘亡
誰之賜也桓公方沒不念舊德欲厚報之遽伐其
喪亦甚矣以直報怨聖人之公也以怨報怨天
下之私也以德報怨寛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刑戮
之民也至是人理亡矣桓公攘夷狄安中國免民

於左衽而審及諸侯不念其賜而於衛爲尤先書狄
救齊以著中國諸侯之罪再書狄人伐衛所以見
救齊之善功近而德遠矣〔范氏曰〕伐衛功近耳
音現東狄而憂中國其德遠也〔高郵孫氏曰〕衛嘗見滅
死未踰年而衛與諸侯伐之邢自以復存桓公
也於是不忍齊之見伐而衛之無恩也與狄人伐
之〔張氏曰〕邢黨狄以伐喪奪長宜得聲罪致討之師故人狄
息背霸以伐喪奪長宜得聲罪致討之師故人狄
以進之見罪衛之深也〔臨川吳氏曰〕邢爲周公之
徹衛爲武之穆皆嘗亡於狄賴齊而復存今衛伐
齊喪固有罪矣然爲宋所驅非主兵首惡也狄既
救齊而又責衛伐齊喪之罪以狄爲之亦可傷中
國之無人矣敵國不相征凡興師以伐人者皆不
義也況邢小國猶不當黨異類伐同姓或者逼於
狄之命而不得已也歟然其後衛竟滅邢其怨讐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未必不基於此高氏曰伐衛以邢爲首者衛雖有罪而邢不當與狄連兵以伐兄弟之國且不可以夷狄先中國也盧陵李氏曰衛之伐鄭正與鄭伯逃歸事同鄭知有天王之命而不知世子之不可勃衛知有桓公之命而不知長子之不可奪衛文賢君原其心恐非有背恩之實也但不審於義耳春秋於立嫡之事主宋以戰齊人狄以伐衛皆變文以顯之正以宋桓公此舉似義而實非義故重聚以見意耳若止責其不能報德安知衛人不自

庚辰　魯　隱　十一年　十有九年　宋　穆　十二　衛　桓　十三　齊　僖　二十　晉　哀　二　鄭　文　三十　蔡　桓侯　五　曹　共　十二　陳　桓　二　秦　穆　十九　楚　武　三十一　成　十四

附録　左傳　梁伯益其國而不能治命曰新里秦取之

寶也

春

附録　左傳　春遂城而居之

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左傳　宋人執滕宣公

執之是非決於稱人與稱爵而見執者則以名與不名知其罪之在也經書見執於人者悉皆不名而滕子獨名是亦有罪焉爾夫以齊桓之盛九合諸侯不以兵車雖江黃遠國猶相繼來盟而滕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側畔也　齊宋之間不與音預衣裳之會者三十有七年及宋襄繼起又不尊事大國其見執則有由矣書名著其罪也苟爲有罪其見執固宜宋何以稱人不得爲伯討乎執雖以歸不歸于京師則稱人惡去聲下同其專也〔汪氏曰〕如成九年鄭貳於楚晉執鄭伯既不以王命又不歸京師故稱晉人〔聚氏曰〕五等之國皆諸侯也其或有罪方伯請于天子天子命之執則執之不得專執也執得其罪其罰輕執不得其罪其罰重歸于京師而執非其罪則稱人惡其濫也〔汪氏曰〕僖二十八年晉文執衛侯歸京師爲臣執君執不以正故亦書晉人〔高郵孫氏曰〕滕固有罪矣宋襄公繼齊桓之後非有德義以服諸侯肆已之強以會虐二君以陵轢諸夏故書

人以貶之春秋不以不正治不正所以人宋而名滕子也〔辟氏曰〕宋襄執滕子以成求伯也〔臨川吳氏曰〕宋襄志在繼齊桓之伯然去春首伐齊喪奪其長今春首執滕子以篡長豈得乎蓋以滕子又不與齊盟故執之以成諸侯然非有德義以服人心肆已之暴所以終於無成也〔汪氏曰〕經書執國君者十有三惟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執得其罪又皆書人悉非伯討也然見執者皆不弦然此年滕子娶齊哀四年晉執戎蠻子赤書名蓋娶齊自外於齊盟鑾氏亂而無貢故名以貶之也孫氏發微謂娶齊名若遂失國也於義亦通〔廬陵李氏曰〕經書執諸侯始此前此晉執虞公者滅之也不入此例〔胡氏曰〕執雖有罪而不歸京師則稱人宋執鄭伯襄公十六年晉人執莒子邾子十九年晉人執邾子可入此例歸于京師而執非其罪則稱人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于京師之于京師是也若邾人執鄭子晉侯執曹伯歸宋

人執我奉子歸于楚宋人執小邾子則暴惡之甚不特以專與濫罪之矣其楚子執宋公楚人執徐子我狄肆威天下大變亦非可與此例論也

夏六月宋公魯人邾人盟于曹南

范氏曰曹南曹之南鄙陳氏曰邾文公在焉其稱人何人曹邾以貶宋也屬辭疑於北杏昌爲謂之貶以明年鹿上復人宋則春秋未嘗予宋以貶也○屬杜氏曰公羊宋稱人誤○廬陵李氏曰宋公書爵屬辭疑於地杏陳氏以爲明年鹿上復人宋則春秋未嘗予宋以貶此乃人曹邾以下人宋也則罪宋之失德而人之有何不可則罪宋之能伯而予之繼則罪恐未必然蓋春秋始

鄫子會盟于邾

公羊傳其言于會盟何後會也杜氏曰不及曹南之盟諸侯既罷鄫子乃會之于邾故不言如會臨川吳氏曰蓋鄫子如會適遇宋公歸國及邾之境故言于會盟于邾○廬陵李氏曰春秋諸侯會盟雖澤陳蔡鄫子會盟踐土陳侯如會雖澤陳蔡會盟而後至者四此言于會盟而後會是也

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左傳夏朱儒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雎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十國以霸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十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爲幸公羊傳惡乎用之用之社也其用之奈何蓋叩其鼻以血社也穀梁傳微國之君因邾以求與之盟已迎而執之惡之故謹而日之也用之者叩其鼻以衅社也杜

氏曰蓋殺人而致祭臨川吳氏曰用之者殺之而用其尸爲牲以祭神張氏曰蓋鄫子會曹南之盟而後期宋公使鄫執之鄫世佩因時執而肆虐用之惡也觀後日戕鄫執鄫子亦出於鄫則鄫之虐鄫必自用之惡子而天下子不誅也所以復出爲惡與高氏曰宋公之盟曹南怒鄫子不至故欲用之而子魚諫焉鄫人脩鄫舊怨遂承其意執而用之也不然則宋脩霸業鄫從宋盟安敢輒戮鄫而不懼討乎宋既不討則意從可知矣宋襄圖伯而縱容同盟暴虐與國何以求諸侯乎有曰用之而不書所用之迹蓋聖人所不忍言但曰用之則知其以人爲用也惡之故譏而曰之諸侯終則名鄫子不名史佚之[注]氏曰鄫子稱人賤也上二言會盟于邾則非微者明矣

○[廬陵李氏曰]執鄫子說在左氏以爲宋公使邾執之若然春秋何以不敵罪於宋二季姬遣佚使鄫子請己以此二國致忿臨江劉氏亦信其說而考之公羊傳文本無此言不知何氏何據大抵邾與宋皆南面之君亦可以不受其命而乃遂迎其惡躬爲戕首肆爲暴虐春秋舍宋而罪邾亦未爲過也

秋宋人圍曹

[左傳]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閎夭散宜生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釁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子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杜氏曰]曹雖與盟而猶不服

盟于曹南口血未乾音干今復扶又反圍者討不服也[臨川吳氏曰]宋襄以威迫曹而與之盟故曹不心服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之人不治去聲反其智襄公不能內自省德而急於合諸侯執襄爭非伯討不足以示威盟曹南非同志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不定以示信卒於兵敗自傷不知反求諸己欲速見小利之過也漢景削七國而吳楚叛【前漢書】晁錯傳【景帝】即位遷御史大夫錯請諸侯之過削其支郡後十餘日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爲名上乃斬錯東市東都疾橫去聲議而黨錮興【後漢書黨錮傳】桓靈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危言深論不隱豪強於是天子震怒逮捕黨人自是正直放廢邪枉滿朝其死徙廢錮六七百人士類殲殲國隨以亡【唐書】文宗始因李德裕牛僧孺以朋黨相軋黨人而逐之上深惡宦官用事朝政不附者指爲黨人逐信訓注欲以詐謀除累世之姦至於血流禁署禍及忠良訓注誅除上亦憤崩故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宋子】【汪氏曰】襄公志在必利則所就者小所失者大矣【汪氏曰】經書襄公不越數端而知其操心之苟此者仲尼筆削推見至隱如化土賦像并其情不得遯焉非特書筆之省其形耳故春秋者化土也非畫筆

【張氏曰】齊桓力之伯但已去忿盟魯平宋以致諸侯先遁故也今襄公欲圖諸侯近於宋者莫如曹滕既執矣曹方與盟已而復叛不從子魚內省德之言而亟事干戈宜其不遂霸也【陳氏曰】此宋公圖曹也其稱人貶也於曹諸夏之國自是始【汪氏曰】經書夷夏之

加兵於曹者十有二而宋居其七焉盖自僖十五年間曹之以兵佐齊桓而伐之至此憤其貳乃環其國都而攻之宜乎三年復圍之哀之三年六年樂髡向巢再伐七年又圍之八年遂入而俘其君終滅其國比事攻之不貶而罪自見矣

衛人伐邢

左傳秋衛人伐邢以救菟圃之後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伐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張氏曰衛不自省其從宋伐喪之罪而以報不伐伐狄而伐邢是以人之○啖氏曰左傳甯莊子之言皆飾姦之辭也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公作會）

楚始與齊盟左傳陳穆公諏脩好於諸侯以照宋志齊桓之德冬盟于齊脩桓公之好也杜氏曰地以齊齊亦與盟

盟會皆君之禮也微者盟會不志於春秋凡所志者必有君與貴大夫居其間也然則爲此盟者乃公與陳蔡楚鄭之君或其大夫矣曷爲內則沒公外則人諸侯與其大夫諱是盟也楚人之得與中國會盟自此始也莊公十年荊敗蔡師始見於經其後入蔡伐鄭皆以號舉夷狄之也僖公元年改而稱楚經亦書人於是乎浸強矣然終桓公世皆

止書人而不得與中國盟會者以齊修伯業能制其強故也桓公既沒中國無伯鄭伯首朝于楚汪氏曰十八年鄭文公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其後遂為此盟故春秋沒公人陳蔡諸侯而以鄭列其下蓋深罪之也辟氏曰陳自晉文之後服屬荊蠻雖或暫從中國而輒貳中國亦以有陳非吾事蔡自貪狄泉以徙其心南向不與中國盟會鄭亦數同數異蟻附王帛待於二竟陳蔡則屢滅於楚而僅存鄭亦困逼於楚終春秋之世又二年復扶又反盟于鹿上至會于孟遂執宋公以伐宋而楚於是乎大張列位於陳蔡之上而書爵矣聖人書此豈與之乎所以著惠狄之強傷中國之衰莫能抗也故深諱此盟會之始外夷狄二以惡聲諸侯之失道三以謹盟會之也陳氏曰楚初與諸夏盟也內不言公諱之也齊桓卒陳非主盟也則昌為會陳人春秋不以夷狄會中國則椎而屬之陳也以其人楚不可不人陳蔡以其人為首陳倡盟也序鄭于下鄭首叛也此楚人始會故諱公也家氏曰序陳中國也陳氏曰楚欲得志於中國久矣齊桓討而攘之其後桓志稍衰城濮驟敗徐驟敗荊衡然尚有所憚也桓公既沒宋襄欲圖伯而諸侯不服故楚假不忘桓德之說求參預中國之盟會陳蔡及鄭皆近楚而素服之者故先受其謀齊孝公親見其父極力攘楚聽其言納之國都而與盟信公亦忘是懲之志徼之同歃不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因是以行其志於中國春秋諱公而人諸侯所

以謹其始也【汪氏曰】于齊之始也鹿上之盟外諸侯盟楚之始也故皆以微者書而深貶之會宇盟盟薄盟宋直書不諱又所以微者其陵駕中國之暴而諸侯皆偃焉從之也幸而晉文城濮之捷得以却其方張之勢晉伯不振而楚莊霸討賊之義盟于辰陵遂主諸侯于蜀之盟十有一國之大夫皆貶書人魯不諱公視盟齊雖若未臧然人諸國大夫乃所以人公也厥後于宋于虢晉楚狎主齊盟而于申十有二國且用齊桓召陵之禮春秋欲諱之而有不勝諱矣是知春秋貶

梁亡

【左傳】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一歲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其何以將至乃構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公羊傳】此未有戕者其

言梁亡何自亡也其自亡也酒淫於色心昏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為寇盜梁亡自亡也如加力役焉酒不足適也梁亡鄭棄其師惡其長也【杜氏曰】以自亡為文非取者之罪所以惡梁【張氏曰】梁嬴姓伯爵桓嬰之後

陸淳曰秦肆其暴取人之國沒而不書其義安在曰乘人之危惡易去声下同見也滅人之國罪易知也自取亡滅者其事微矣春秋之作聖人所以明微也本微梁本侯國魚爛而亡何哉【何氏曰】魚爛從內發百姓一日相率俱去狀若魚爛【朱子曰】天一日一周明日又一周非人至健不能君子法之不以人欲害其天理之剛則自強而不息矣古者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諸侯朝修其禁令晝攻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其百工無使燔音韜慢也淫而後即安故克勤于邦荒度土功者禹也慄慄危懼檢身若不及者湯也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者文王也凡有國家者土地雖廣人民雖衆兵甲雖多城郭雖固而不能自強於政治則日危月削如火消膏以至滅亡而莫覺也而況好土功輕民力湎於酒淫於色心昏而出惡政者乎〔何氏曰〕梁君隆荊峻法一家犯罪四家坐臨川吳氏曰梁伯不能君國子民以致民逃其上秦因得以取其地故不書秦滅梁而以自亡為文〔張氏曰〕梁國之亡禍由於內如魚之爛外未見而內先潰矣春秋變法以書諸侯自取滅亡者有二晉人執虞公猶言兵已加於頸而不自知也梁亡言國自亡而不之覺也〔李氏曰〕書梁亡所以深惡梁非言秦得滅人國也〔汪氏曰〕漢帝禪未年委權閹寺國無政令玩戎黷武民勞卒敝鄧艾兵至皇子諶謂父子君臣皆當以死社稷而帝不聽率群臣面縛以降朱子於綱目特書漢亡亦春秋之意歟

辛巳　襄王十二年　二十年　宋襄出一　齊孝三　晉惠十一　鄭文三十三　曹共十五　秦穆二十　楚成三十二　陳穆八　杞　蔡莊六　秦新作南門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左傳書不時也凡啓塞從時爾門有故常也穀梁傳作為也有加其度也言新有故也非作也南門者法門也

言新者有故也言作者創始也杜氏曰言新以易舊言作以興事皆更造之文也孫氏曰新延庭不言作此言作改舊可知其曰南門者南非一門也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禮記明堂位注天子五門皐庫雉應路鼓有庫雉路疏鼓之庫門書新作南門譏用民力於所不當為也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孔子曰夫人不言必有中春秋九用民力得其時制猶書之策以見音勞民為重事而況輕用於所不當為者乎然僖公嘗脩泮宮復閟宮矣奚斯董其役史克頌其事注氏曰詩小序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來克作頌泮水頌僖公能脩泮宮也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閟宮卒章云奚斯所作宋子曰泮水燕飲樂成之詩閟宮則為僖公脩廟之詩泮宮諸侯之學其東西南方有水形如半璧故曰泮宮閟深閉也宮廟也而經不書者官廟以事其祖考學校以教國之子弟二者為國之先務雖用民力不可廢也其重教之意深矣劉氏曰南非一門庫門雉門天子應門南門者天子之門非諸侯之門也天子諸侯皆南面而聽政門必嚮南其來舊矣新其舊而書新作是必有僭制焉南門之僭自僖公始罪其不可為而為故曰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新作二十百四十二十年所興作多矣不必書也僖公脩泮宮詩人頌之而春秋不書泮宮諸侯之學僖公脩之得其時制故不書新宮災大室屋壞災與桓宮僖公不能不脩而經無脩文雉門及兩觀災記災新作焉吾以此斷者參之脩舊不足書其書者皆非禮之制也高氏曰改舊制而增大之罪不止於勞民而已玉藻曰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書曰遂子剛于南門之外此天子之門也魯之舊制豈可改乎王氏曰顧命孔氏傳南門路寢門則知魯南門乃路門也魯庫雉門既用天子之制惟路門仍尺大之汪氏曰僖公之經並無城築土功之事則庶幾其能愛民矣而猶有南門之役且不免於過制而僭上春秋特書新作以譏之抑責備賢者之意歟廬陵李氏曰經書新作雉門及兩觀

夏鄫子來朝ス

公羊傳鄫子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

杜氏曰鄫姬姓國張氏曰鄫有二城夾澅鄭氏曰鄫有二桓二十年取鄫大鼎北鄫也在今單州成武二鄫子來朝南鄫也今單州有三十鄫城王氏曰鄫分為南北皆附庸於宋○陸氏曰公羊云失地之君也按經無異文無所據也劉氏曰若失地之君何得言朝又公羊以鄫滅在春秋前按春秋以來且二九十年鄫子失地始二十世矣猶能自歸同姓躬行朝禮無乃不近人情乎廬陵李氏曰何氏特據鄫大鼎之文以為春秋前宋已滅鄫此無據之言也不可取然鄫惟此一處見他無所考

五月乙巳西宮災ア

公羊傳西宮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為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有諦侯之有三宮也西宮災何以書記災也敖繼公傳謂之新宮則近為稱宮以識之則如疏之然以是為閑宮也杜氏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曰公別宮[何氏曰]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勝居西宮左勝居東宮少在後[家氏曰]小寢人君燕私之地災見於是警戒深矣人君之過不在朝路臨蒞之墟而常在深宮燕處之際天之示譴豈徒然哉○[陸氏曰]穀梁云閔宮也按謂之西宮首是僖公之西宮耳劉氏曰]穀梁以僖公受國閔公繼之如君父何爲不可謂之新宮以新宮近禰宮而謂之西宮比聲誤也不亦愈疏乎而更

○鄭人入滑

[左傳]滑人叛鄭而服於衛二夏鄭人入滑[高氏曰]鄭伯與滑伯同等諸侯滑服於衛遷興師而入其國必欲滑爲己屬蓋強之陵弱如此[王氏曰]滑與鄭爲鄰齊桓時常與鄭同盟幽今中國無伯鄭首從楚遣二十乘長驅而入滑無忌憚甚矣故略而人之[張氏曰]此記天王出居于鄭之始釁也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左傳]齊狄盟于邢爲邢謀衛難也於是衛侯惡[穀梁傳]邢爲主爲爾邢小其爲主乎救邢[何氏曰]狄稱人能常與中國也[張氏曰]書狄之例以國稱而同之於齊稱人之例者昔宋伐齊喪而能救之今衛欲滅邢而狄能謀之從中國以救災恤患非夷狄之事故人以進之人狄則罪衛之意明矣此見聖人仁天下之公心也[家氏曰]甚哉齊桓公攘狄而卻之公征楚而服之已乃與之盟于邢責曰昨火焚已乃與之盟于邢責曰昨火焚墓殿于乃弗救堂其齊孝之謂狄人伐衛見邢之中國狄也齊人狄人盟于邢見齊之中國狄也[汪氏曰]伐衛盟邢春秋皆以狄稱人於齊邢之下而不殊序所以深惡中國之衰也

○冬、楚人伐隨。

左傳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穀梁傳隨國也張氏曰楚力方強隨欲復漢東諸侯于中國而德不足以勝之此所以召兵而自屈也左傳罪其不量力不若孟子師文王之論高氏曰隨自是服於元年會楚子圍蔡襄陵許氏曰楚既服隨則將爭衛於漢東姬姓國桓公六年楚武王乎廬陵李氏曰隨本漢東之國隨爲大吾不得志於漢東侵隨闔伯比曰漢東之國隨爲大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想此時隨尚能率小國以拒楚而漢陽諸姬尚聽命於隨也八年而敗隨於速杞十一年而隨絞州蓼又欲伐楚師卒以鄖師之敗而止至莊四年楚武王荊尸授師以伐隨其年楚

予卒隨人成楚文即位不復有事於隨蓋隨已屈服於楚也然自莊以前楚兵加於江漢之間皆不經見蓋未有告命也今齊桓既卒中國無伯于齊之後遂爲同盟之國於是假吾慶之策書以爲恐動中華之計矣

附録左傳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

壬午　襄王十二年　宋襄十四　孝四

二十有一年　晉惠十二　衛文二

癸未　蔡莊七　鄭文三十四　曹共十四　陳穆二十一　楚成三十三　秦穆二十六

春狄侵衛。

社氏曰爲邪故臨川吳氏曰中國無伯而狄得假名義以亂中國因宋曹衛邾伐齊喪則伐義興師以救齊又聲衛伐喪之罪而與邢協力以伐衛衛因邢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黨狄伐邢邢以報怨且憾邢未已則狄又援齊而盟以爲邢謀至此遂爲邢而侵衛前之伐以衛伐邢之心衰之惡有罪可數故稱伐今之侵以衛有臧邢之無事可指故稱侵侵者言其師之無名也伐衛盟邢與中國之邢齊並肩則稱人此獨侵衛則還其本號而止稱狄【汪氏曰】前伐衛盟邢稱人此復侵衛惡其侵以猾夏故舉其本號也張氏曰因邢之盟也莽公不能闢公父之業楚狄皆因之以爲中國患此齊邢之盟所以兩書而邢衛並受其禍也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左傳】春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胡氏曰】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宋爲盟主故在齊楚上【亭堂胡氏曰】鹿上之盟是宋公也何以稱人齊桓攘楚以安中國宋公盟楚以求諸侯【陳氏曰】襄公欲合諸侯而執滕宣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貕而虐二國之君而亟與楚盟是喪師亡身之道也又曰人自爲盟於惡曹見之於是乎見矣何中國無伯也宋襄欲適爲主人自爲盟而已矣【臨川吳氏曰】宋襄欲圖霸合諸侯而德義不足以感人曹南之盟僅能脅服至近之曹至小之邾其餘諸侯更無從之者況曹服懷貳楚人亦乘間合諸侯而其執不特陳蔡鄭許從之而魯亦從之此宋襄所願欲而不可得者故求之於楚欲借楚之威力以此其盛猶敢時出猾夏不思楚強我弱也齊桓之伯如此其盛猶敢時出猾夏與齊抗衡宋襄既無齊桓之德義又無楚強之勢力乃倡楚爲重欲得其所從之諸侯是求肉於虎其遭執辱也宜哉楚君既稱人則楚人若宋齊稱爵則疑楚人爲大夫矣【張氏曰】伯中國者楚之欲也欲伯中國而求之於夷狄亂中國之楚與之同盟此春秋所以序列而人之以著襄公之自取敗辱也

○夏大旱

[左傳]公欲焚巫尪巫[左]臧文仲曰非旱備也脩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茲甚公從之是歲也飢而不害[穀梁傳]旱時正也[杜氏曰]雩不獲雨故書旱[高氏曰]言大旱者久亟甚之辭春秋歷時不雨則書不雨而爲災則書旱莊二十一年夏大旱二此大旱者二年秋一也[汪氏曰]春秋歷時不雨而爲災則書旱莊二十一年夏大旱二此大旱者二年秋一也[汪氏曰]春秋歷時不雨則書

曰不與楚子執宋公故以諸侯共執爲文所以抑強夷而存中國也陳氏曰執非伯討恒稱人齊執陳轅濤塗代稱君執稱人晉執鄭伯會稱君執稱人韓不信執宋仲幾會稱大夫執稱人此楚子執宋公君爲不與爾稱楚人而是故執宋公不申言楚人執諸侯之辭也人猶曰諸侯執之云爾 夫以楚之強豈能勝秦五國之衆何弱於趙然澠音緬池之會蘭相如一奮其氣威信伸

敵國秦雖虎狼猶不敢動會飲酒秦王請趙王鼓瑟趙王鼓瑟秦王擊缶秦王不止肯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王失左右欲刃之相如叱之皆靡秦王乃一擊缶秦坎不能加勝於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況以五國之君而不能得志於荊楚乎宋以

史記蘭相如傳

秉繩證切車之會往而楚伏兵車以執之則宋直楚曲其義已明雖以匹夫自反而縮猶不可詘矧南面之君也哉趙氏曰此楚執辭何也譏諸侯聽而聽蠻夷之不多也力非不足也而聽不足也而聽不及遠而求諸侯及於識之宋公德不足懷慮不及遠而求諸侯及於難故罪之張氏曰孔子相定公會齊侯此會中國也猶以文事不可無武備請司馬以行以楚之夷而可信其詐偽之約乎徒出會之是輕以其身擲於虎狼之群也不免宜矣陳蔡鄭許曹皆中國也蠻夷執會主而無一人伸義以正曲直之分豈非自同於夷狄之類乎故以諸侯同執爲文以罪襄公非但不識楚人誦詐之心且無以知五國之不夙而輕爲是會也諫求欲以及於禍所謂愚而好自用者歟然春秋爲去聲賢者諱宋公見執不少隱之

何也夫盟主者所以合天下之諸侯攘戎狄尊中王室者也宋公欲繼齊桓之烈而與楚盟會豈攘戎狄尊王室之義乎故人宋公於鹿上之盟而孟之會直書其事而不隱所以深貶之也【臨川吳氏曰】宋襄求諸侯之服當時諸侯不從故於楚也夫楚以國則夷狄也以爵則子也僭然以子爵而叙於諸侯之上則此會以合天下所求之諸侯也當時楚最強盛諸侯服之宋則國弱而諸侯不從故求於楚宋為首事故先之然能致諸侯之來者實楚也楚不待言楚而知其為楚矣諸侯聽其執而公之執不待言楚而知其為楚矣諸侯聽其執而莫之救諫者勢不能也拨前有鹿上之盟後有使宜申來獻楚之事楚君皆稱楚子者蓋謂執宋公不可稱爵執宋人宋公既爵則陳蔡鄭許曹皆須爵否則疑若君與大夫會五國既稱爵則

則楚不得不稱爵此春秋之筆也【高氏曰】楚自是無子而亢於諸侯之上於此見中國衰而夷狄盛也【汪氏曰】執宋公以伐宋華夷爭伯也執衛行人以宮結以侵衛諸侯無伯也以上公之尊同於匹夫之微俾就執屋宋襄之圖伯未矣齊之盟楚序陳蔡之下鹿上之盟楚序齊下蓋荊楚雖強初與中國之會盟猶未敢履然自肆也至是列陳蔡之上蓋有主會之志心一矣而宋襄德衰國弱欲假盟主之權故藉顓設詐禽之而攻其國以悼中國之諸侯而取威讓伯也春秋尊中國而賤夷狄故雖宋襄不能伯而揭宋公於會盟之首所以辨夷夏之大分也于齊鹿上楚皆書人此會書楚人則疑非楚君故貶書子又四夷雖大皆曰子荊楚僭王而書之以子雖曰稱爵子而抑之之意實在其中然以子爵亞於宋公而位中國諸侯之上則兩伯之爭長也楚稱子而序陳蔡鄭許之上不知諸侯之從楚而宋襄之孤立見矣故止齊陳氏曰宋楚初抗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冬公伐邾

左傳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為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奪臾鄆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皞濟而脩祀紓禍也杜氏曰大皞太昊非其道也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公羊傳此楚之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執宋公貶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強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徒楚人果伏兵車而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曰國吾有也吾不從乎公子

先代之後作賓王家方脩盟會而伏兵車執之於壇坫之上爾雅壇謂之坫在堂隅又以軍獲遺獻諸侯其橫去声逆甚矣捷諸侯於東狄則有獻捷拒其使而不受聲其罪而致討不患無詞魯於是時魯不能申大義以攘荊楚尊中國故不曰宋捷特為魯諱之

劉氏曰楚暴犯中國欺詐宋公執而伐之威動天下既敗其君又隱其捷乎宋以伸有道之弱而沮無道之勝陳氏曰君使大夫以見宋楚之聘始有君大夫臨之則是遂予楚也自是至棫川吳氏曰楚人者楚子也稱使則知為楚子矣自屈完盟召陵楚臣之見經自是始汪氏曰獻捷者下奉上之辭不書楚執不書楚子使宜申獻捷不書

荊蠻之爰中國也執宋公以諸侯同執為文不書宋捷諱魯受捷之惡責中國諸侯之從蠻夷也經書獻捷者二齊侯獻戎捷書爵書我捷書人不書宋捷存中國而抑夷狄之義著矣晉景公使韓朔獻齊捷于周天子猶責其奸先王之禮況以蠻夷暴虐中國而可受其捷乎孫氏曰于盟之會諸侯以同執示貶宜申之來魯以受捷諱惡或抑或揚嫌而成韓此之謂也廬陵李氏曰楚未有大夫而書屈完則屈完為爰斡已有君而書楚人則楚人為貶辭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左傳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吾公羊傳執未有言釋釋之者此其言釋之何公與為爾也公與為爾奈何公與義爾也以公之與之盟日之也不言楚楚不與楚事釋也何氏曰言諸侯者起霍之

會諸侯也【汪氏曰】薄史記作亳漢山陽薄縣即湯都【張氏曰】攷州考城漢薄縣

會不書其所爲獨會于稷書成宋亂者爲受鄙張本

立華督也事見桓公二年會于澶淵言宋災故者爲蔡侯不討般音班也事見襄公二十年盟不書所爲而盟于薄言釋宋公者宋方主會而蠻夷執而伐之以其停獲來遺是夷狄反爲中國主禽獸將逼人而食之矣此正天下大變春秋之所謹也【汪氏曰】亂臣賊子弒君父夷狄

陵中國皆天下大變故會于稷于薄皆書其所然故于稷不言人于澶淵盟于薄不言人諸侯而澶淵人諸侯之大夫之者世子手弒君天下大變之不忍言之者故尤謹之也魯僖不能伸大義

以抑其強暴使宋公見釋出自天王與中國而顧反也與歃血要於遥言求楚子以釋之是操縱大權自蠻夷出其事已慎都田反甚矣故書會書盟書釋皆不言楚子爲魯請以深貶之也【張氏曰】諸侯若能使宋人征繕而脩文告之詞明宋之直正楚之罪則楚人當情悔理屈而歸宋公之不服矣今僖公勞於獻捷之中二國爲會求盟於楚以請宋公而後得釋正不書宋公歸自楚而曰釋宋公蓋其執其釋皆制於夷而故諱之罪魯與諸侯之無能爲也【張氏曰】凡諸侯見執而不書名而言釋以爲執之釋之皆在諸侯若莫肯以求諸侯乎　穀梁謂不與楚專釋是已【陳氏曰】楚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初與ヽ盟ニ不ヽ書ス公　於ヲ是ニ書ス公不ヽ與ヒ楚ニ以ヲ專ニ釋ヽ之辭ヲ也　或以爲嘉我公之救患誤矣　汪氏曰　春秋書ス公會ス諸侯ニ盟ス于薄ニ爲ニ宋ノ伐ヲ宋ニ請ヲ平ヲ于楚ニ以テ釋ス其ノ伐ヲ盟ヲ于宋ニ爲宋ノ請ヲ服ヲ于楚ニ以テ釋ス其ノ圍ヲ楚雖ヽ主ヽ盟ヲ而春秋以ヽ伯ヲ推ヲ予ヽ楚ニ而憫ヲ中國之失ヲ伯ヲ也　廬陵李氏曰　此會與ヽ信二十七年公會ス諸侯ニ盟ス于宋ニ同ク皆書ス諸侯ノ者避ヲ會ス楚ニ之嫌ヲ也　不ヽ然ラ只如ヽ鄫子會ス盟ス于邾ニ可ヲ矣何必ニ又書ヲ諸侯ヲ乎

癸未　襄王十四年　宋襄十三　齊孝五
十二　蔡莊八　鄭文三十　晉惠十三　衛文二
十七　杞成十　蔡穆二十　曹共十五　陳穆
二十五　楚成三十四

二十有二年

公　春公伐邾取須句

句其俱切

左傳　伐邾取須句　及其君焉　杜氏曰　須句在東平須昌縣西北ニ

杜氏曰　須句風姓實司太皞ノ胡老反ノ祀　杜氏曰　太皞伏羲也　任宿須句顓臾皆伏羲之後封ヽ於ヽ濟ヽ故ヽ世ヽ祀ヽ之　邾人戍之　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　杜氏曰　須句成風家　公伐邾取須句而反其君焉　杜氏曰　須句雖別国而削弱爲魯私屬若顓臾之比故戍奔及反其君皆略不書　審如是固得嘗明祀保小寡之禮何以書取乎不請於王命而專爲于僞反於邦内擅取人國而反其君是以亂易亂　毋家報怨謀動干戈　本或作毋非所以爲禮也與收奪者無以異矣　趙氏曰　取者收奪之名也　高氏

曰歸其君使爲我附庸也爲我附庸則是我取之
也張氏曰僖公非有崇明祀保小寡之心而徒
狥毋之私意故無以服邾而致升陑之役春秋書
之亦不與於他日之伐取也陳氏曰春秋褒義貶
之辦苟以爲利以取書之是故雖邾久滅須句子來奔伐邾取
須句反其君焉書取須句雖
莒著丘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書取鄫汪氏曰
文七年再書取須句而傳謂冀邾文公子焉比事
而觀則魯之取須句非以存其祀實貪其土耳使
果有興滅繼絕之功則春秋必書公伐邾歸須句
子于須句以著其善矣○廬陵李氏曰取須句之
事若以昭十九年宋公伐邾之例觀之則胡氏之
說殊相反春秋不應罪魯如此左氏事不經見恐
諸家信之太過須句子既來奔魯史何得不書滅
耶故劉氏以爲無此年滅須句及來奔事亦無反
其君事直是須句久爲邾滅其國爲邑魯人從伐
取無
也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左傳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
此矣杜氏曰怒鄭如楚故伐之張氏曰襄公嘗困於
楚矣疾疢雖甚而德慧術知未有以增益其所不能
黎眾所謂過而不改而又甚之者也臨川吳氏曰宋
襄求於楚一亡會而遭執伐之辱再盟于薄
魯與諸侯同致請于楚而後得釋鄭知宋伯不可成
其力不可特遂朝于楚宋公不自反以脩己之德義
乃逆怒鄭而興師以伐之所以挑楚暴而取敗之
附錄左傳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
而祭於野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秋秦晉迁陸渾之戎于伊川○晉太子圉爲
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偕歸乎對曰子晉太子
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嬖子也
侍執巾櫛以固子也能不敢從子而歸棄君命也
亦不敢言遂逃歸○富辰言于王曰請置大叔于

曰協比其隣昏姻孔氏云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
莽復歸于京師王器之也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陘音邢

[左傳]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之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輕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穀梁傳]内諱敗莽其可道者也不言戰其人以吾敗也不言戰及之者為内諱也[程子傳公]杜氏曰升陘魯地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戰于升陘我

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杜氏曰]魚門邾城門[記檀弓注]邾
師雖勝死傷亦甚無衣可以招魂[魯論]復之以矢蓋自戰于升陘始也[禮記檀
弓注]邾
害及兩國亦異於誅暴禁亂之兵矣故諱不言公
而書及内以諱為貶[張氏曰]書及公戰也不言敗非有存亡繼絶之
若三傳乾時以納難人之子而致敗此則因取妾母
之家而激怒皆無義之戰故皆諱公以貶之于奚
雖彊事之梳栉内兵書及是亦貶耳内戰常諱敗而乾
時直書敗績以與難戰猶為彼善於此故不諱敗也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涿

宋師敗績

左傳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救也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国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阻而擊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耆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公羊傳偏戰者日尸尔此其言朔何春秋辞繁而不殺者正也何正爾宋公與楚人期戰于泓之陽楚人濟泓而來有司復曰請迫其未既濟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国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鼓不忍行也既濟未畢陳有司復曰請迫其未畢陳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已陳而後

下二子反曰楚人衆我小士擊之勝無幸焉襄公曰不鼓不成列而後擊之則衆敗而身傷焉七月而死倍則攻之敵則戰之少則守之人之所以爲人言也信而不能言何以爲人言信之所以爲信何以爲言信之所以爲言也言而不爲信道之貴者時其行勢也【杜氏曰】泓水名

泓之戰宋襄公不阨人於險不鼓不成列先儒以爲至仁大義【太史公曰】襄公脩仁行義雖文王之戰不能過也而春秋不與何哉物有本末事有終始順事恕施者王政之本也襄公伐齊之喪奉少奪長反展兩倾齊人有殺無虧之惡有敗績之傷此晉獻公之所以亂其國者罪二也桓公存三十七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而一匡天下二十國之君罪二也曹人不服蓋姑省德無闕然後動而興師圍之罪三也凡此三者不仁非義襄公敢行而獨愛重傷與二毛則亦何異盜跖之以分均出後爲仁義【莊子胠篋篇】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

陳仲子以辟兄離母居於【音烏】陵爲廉乎【孟子】

朱子注飾小行而妨大倫夫計其未遺本飾小名妨大德者春秋之所惡也故詞繁不殺而宋公書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及以深敗之也　蘇氏曰宋襄被執見釋而猶爭諸侯楚以夷狄而干中夏故沴之戰雖曲在宋而春秋詞無所予張氏曰春秋以襄公主盟是戰則知聖人罪其慢諫求欲昧大義而徇小節以取敗國殄民自及其身之禍楚子救鄭而不言救又貶稱人惡夷狄之微之也王氏箋義曰楚子稱人惡夷狄之敗中國也故微之也以千乘之宋不能勝楚之微者宋公病之矣汪氏曰宋以衛侯許男勝子伐鄭而沴戰正書宋公者蓋夏首伐鄭之師既歸及秋楚救鄭不及因遂伐宋宋公帥師往逆之而與戰欲雪泓之恥而不慮其力之不能也宋公身傷而不言宋公敗績猶爲中國諱辱耳若楚君敗績則直書之矣○陰氏曰公羊美宋襄之守信云文王之戰亦不過此夫文王以仁義行師不應似宋襄徒守匹夫之信不知事機也劉氏曰文王德不加焉則不以力爭義不過焉則不以威制漸之以道擊之以仁而四方自服爾今襄公不務脩文王之業而亟大功以

戕百姓徒守咫尺之信乃比之文王其不知聖人亦甚矣廬陵李氏曰春秋中國與楚交戰者弘城濮邲鄢陵雖勝負不同然皆以中國及之趙子曰中國而外四夷也此說亦是但以處已息爭之道言之則戰皆非春秋所與宋晉之汲汲與楚戰不及齊桓晉悼遠矣故胡氏得之公羊之說亦好

附錄　左傳丙子晨鄭文夫人芈氏姜氏勞楚子于柯澤楚子使師緡示之俘馘君子曰非禮也婦人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戎事不邇女器丁丑楚子入鄭以賓于鄭二九獻庭實旅百加遵豆六品籩禮將何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遂伯也

甲申　襄王十五年　二十有三年　宋襄十四　卒齊孝　晉惠十四　衛文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三十三(蔡)莊九(鄭)文三　二十六(晉)共十六(陳)
穆十一(杞)成十六(宋)襄十　二十六(晉)共十六(陳)
穆二十三(楚)成三十五(魏)悼十四

春齊侯伐宋圍緡

緡 忙中切 (魏)

作閔後同

左傳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公羊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疾重故也穀梁傳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不正其以惡報惡也杜氏曰緡宋邑高平昌邑縣東南有東緡城張氏曰漢志山陽郡東緡縣

齊霸國之餘業也見樂毅傳宋襄公既敗於泓荊楚之勢益張矣齊侯既無鞏中國攘夷狄恤災患畏簡書之意又乘其約而伐之此尤義之所不得爲者

也故書伐國而言圍邑以著其罪何氏曰襄公欲行霸爲楚所敗諸侯之君宜雖然助之反因其困而伐之於義不仁也故貶之稱人以惡之公羊傳曷爲貶臨川吳氏曰楚與諸侯盟于齊齊侯不悟而受其盟宋之不與盟于齊齊侯不悟而受其盟宋之不與盟于齊齊侯不悟而受其盟宋之不與

於此則有之經書伐國圍邑者四葬桓伐鄭圍新城討其棄夏從夷之罪書之也宋殤忌公子馮而遷怒伐鄭圍長葛楚穎麇中國而圖伯伐宋圍緡與此年疥芼之忘大德而修小怨皆貶之也蓋討得其罪則諸侯遂圍許圍宋彭城同圍雍春秋不以爲譏不能脩德而徒恃兵力則雖攻內邑之背叛如圍棘圍費圍鄆圍郠而春秋未嘗與之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茲公

作慈

【左傳】夏五月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公羊傳】何以不書葬盈乎諱也【穀梁傳】茲父之不葬何也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爲人君而棄其師其民孰以爲君哉【劉氏敞曰】時僖公已有志於附楚故不書葬以沮其罪也【張氏治曰】宋襄公之立在僖九年二十八年卒【李氏廉曰】謂春秋不與宋始稱伯迄二十三年二九年六十年【李氏廉曰】謂春秋不與

宋襄之伯則曹南之文與比杏城濮主諸侯之詞無異謂春秋爲予宋襄之伯則茲父之卒畧不書葬與秦楚之君無別蓋春秋忠厚之法致意乎始而不足乎終也何以致意乎始宋以先代文獻之後爵居甥邦侯伯之長齊晉猶可伯豈宋不可伯乎既伯矣何以不足乎終伐喪以立威仁悖之甚致夷以謀夏義簒之大襄公非特無功而又階亂伯將可賴焉

○秋楚人伐陳

【左傳】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責任其人能靖若與有幾【臨川吳氏曰】曹南之盟陳不從宋伐鄭則陳從楚楚不見陳之貳於宋宋之服於楚會孟執宋公伐宋之後鄭畏而朝楚楚而陳宋朝楚即誅以貳宋之罪伐之而取其二邑積其勢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不至於威陳不已也【張氏曰】成得臣敢於猾夏而闕敎於堯賞以貴不仕春秋人之意可見矣【盧陵李氏曰】楚陳頓之爭始此二十五年楚圍陳以納頓衰四年陳人圍頓

附錄【左傳】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者二年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帶召冬懷公擯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貳也子盍圖之明也臣之願也帝命矣乃救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救人以逞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惟戮是聞其何後之有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左傳】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辟不敏也【程子曰】杞二王後而伯爵中間從夷故子之後復稱伯【高氏曰】不名者史佚之

按左氏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杜預以謂杞實稱伯而書曰子者成公始行夷禮終其身故仲尼於其卒以文貶之此說是也【涵陵胡氏曰】杞本侯爵或稱伯或稱子稱伯者雜夷禮降一等稱子者因其來朝而賤之仲尼脩經而貶之亦猶吳楚之君不書葬之例也或曰信斯言是春秋黜陟諸侯爵次以見褒貶不亂名實乎曰春秋固天子之事也而尤謹於華夷之辨中國之所以爲中國以禮義也

失則爲夷狄再失則爲禽獸人類滅矣魯桓慕弒
滕首朝之敗而稱子治其黨也夷不亂華成公變
之敗而稱子存諸夏也張氏曰把用夷禮而稱子所謂中國諸侯而用夷禮
則夷之
者也

附錄 左傳 晉人以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
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仁君父之命而
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
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
子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
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
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
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之
狄十二年而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
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侯妻之有馬二十
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
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
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
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
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
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
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
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
盍早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
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
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啟人弗及也晉公子有
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
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離外之患而
天不靖晉國殆將啟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
從之三也晉鄭同姓其過子一也固將禮焉況天之
所啟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
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

則君地生焉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君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賦河一水公子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一者重耳敢不拜

乙酉　襄王十二年　齊孝七　晉惠十五
八年　莊十　鄭文三十七　曹共十七　陳穆十二　杞成二
桓公姑容元年　宋公王臣元年　秦穆二

十四　楚成
三十六

春王正月

附録　左傳　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以誓其璧于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二十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秦伯使公子繫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亦不告也○呂郤畏偪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中宿至雖有君命女中宿至何其速也夫袪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臈君之入

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二君之惡一唯力是視蒲人伏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已丑晦公見于宮災瑕甥舅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使郤乞告瑕甥曰

也昔周公殺二管叔之不咸一故二封建之親戚一以蕃二屏周一管蔡鄘霍魯衛毛聃鄧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二周德之不一類一故二糾合宗族于成周一而作二詩曰常棣之華鄂不一韡韡一凡今之人莫一如二兄弟一兄弟二其四章一曰兄弟鬩二于牆一外禦二其侮一如是則兄弟雖有二小忿一不一廢一懿親一今天子不一忍二小忿一以棄二鄭親一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曄近尊賢德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二平惠之勳一又有二厲宣之親一棄二德崇一姦而用二三良一於二諸姬一爲二近四德具矣耳不一聽二五鼓之和一爲二充耳一目二不一別二五色之章一爲二昧心一不一則二德義一之經一爲二頑口一不一道二忠信一之言一爲二鬻狄皆則一之四姦具矣周之有二懿德一也猶曰莫一如兄弟一故封二建之一其懷柔天下一也猶權有二外侮一扞禦侮者莫一如親一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二周召以從一諸姦無一乃不可乎甯武子民未一忘一禍王又興一之其若二文武一何一王弗一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滎王德狄一人一將一以一其一女一爲一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

若償矣施者未一厭狄固貪懷王又啓之女一德無一極一姻婭怨無一終一狄必爲一患王又弗一聽初昔昭公有一寵於惠后一惠后將二立之一未一及而卒昭公奔二齊王復一之又通二於隗氏一王替二隗氏一頹叔桃子曰我實使一狄狄其怨一我遂奉二以入一叔以一狄師一攻一王王御士將二禦之一王曰先后其謂一我何寧使二諸侯圖一之王遂出及一坎一歐國人納之秋頹叔桃子奉二大叔一以一狄師一伐一周大敗一周師獲二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一鄭處于汜大叔以二隗氏一居于溫襄陵許氏曰鄭執二王使一是無一王也王

啓一狄師一是無二中國一也天下何特不一亂

附録　左傳　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二宋一好二聚鵪冠一鄭伯聞而惡之使二盜誘一之八月盜殺一之於陳宋之閒君子曰服之不一稱其服一子臧之服不一稱也夫詩曰自貽伊戚其子臧之謂矣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宋及二楚平一於鄭一鄭伯將一享之一問一禮於皇武子一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一周爲二客天子有一事膳焉有一喪拜焉豐厚可也鄭伯從一之一享一宋公有一加禮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左傳 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汜氾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崇天災出居于鄭禍難方降天子其憂師旅是以未敢即命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于秦秦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天子凶服降名禮也鄭伯與孔將鉏石申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汜而後聽其私政禮也公羊傳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魯子曰是王也不能乎母也居者居其所也雖天下莫敢有也

按左氏鄭入入滑王爲于爲反滑請鄭不聽命王怒

使頹叔出狄師伐鄭而德狄人立其女隗五罪反氏爲后富辰諫不聽太叔帶通于隗氏王絀狄女頹叔懼狄之怨己遂奉叔帶以狄師攻王王適鄭處于氾杜氏曰鄭南氾也在襄城縣南自周無出特書曰出者言其自取之也禮記曲禮曰天子無書出而特書出者言其自取之臨川吳氏曰天王居于狄泉二不書出者王雖去京師而猶在畿內也此則去畿內而越在諸侯之國故書出夫鄭伯不王固有罪矣襄王不知自反念其制命之失順也忍小忿違女乙反懿親以扞侯旰反外侮而棄德崇姦遂出狄師是用

夷制夏如木之植扳其本也不亦慎乎王者以天下爲家京師爲室而四方歸往猶天之無不覆也東周降于列國范氏曰平王東遷其詩不能復雅而列爲國風既不能家天下矣又毀其室而不保則是寄生之君耳敗而書出以爲後戒唐資突厥之兵以伐隋而世有戎狄之禍唐書劉文靜傳高祖起太原文靜請與突厥連和從之遣文靜使始畢可汗曰願與突厥共定京師金帛子女盡歸可汗始畢大喜即遣二千騎隨文靜至自是突厥數入寇以患唐晉籍契丹之力以取唐而卒有幽薊遷之辱五代史晉紀高祖石敬瑭其父臯捩雞本出西夷唐廢帝討敬瑭敬瑭求援於契丹耶律德光入雁門與唐戰敗之作策書命敬瑭爲大晉皇帝後張彥澤叛降契丹契丹入汴冠執出帝北遷和龍城供饋不給或時絕食許翰以謂不講於春秋戒襄王之所以出其言信矣而華夷之辨可不謹夫居者宅其所有之稱杜氏曰天子以天下爲家故所在稱居陸氏曰天子不言出出猶之外然王者至尊故不出日天王雖自出鄭伯莫敢有其土故曰居禮云天子無客礼莫敢爲主焉此之謂也出而曰居者若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撥亂反正存天理之意也陳氏曰王出不書爲尊尊諱也子頹之難惠王未有過也鄭虢圖之執無仲父殺子頹而復辟故諱之也襄王出居于鄭以爲無足諱焉耳汪氏曰叔帶之有光於惠王猶子頹之

有宠於莊王也　叔帶之攻王也　猶子頹之伐王也　襄王之適鄭處於氾　猶惠王之適鄭處於栫也　然惠王之處栫不書而襄王出居于鄭特書之者所以罪襄王也　夫叔帶之召狄伐京師已前褐乱之罪矣　帶以罪奔齊踰十年而王復之苟能明大倫之義而不致棄甥舅之恩而俾無怨惡綱紀截然乱何由作今襄王帥非類之狄以泄憤於伯叔之國立非類之女爲天下之母又不謹男女之別而致煒煌於内廷拒諫而弗從臨難而莫禦犯此五不韙之罪則自取危辱視惠王蓋不侔矣故書狄伐鄭而不曰王師及狄之用狄也下書天王出居雖以自出著罪而特言出居又以明大一統之義然不書叔帶以狄伐京師猶爲王諱惡也　唐之玄宗先任羯胡位極將相而致煒煌於内廷闔棘犯此毒亂官闈卒致漁陽之變播遷窳朱子綱目於代德備宗之如陝州奔梁州走興元幸成都如寶雞皆不曰出而天寶之避寇所以貶玄宗豢華夷之慢帷薄之禁而自致万乘乘之出蓋取法春秋書襄王出居之例也　又按左傳王納狄后末幾太叔逆而通之而王遽廢之又遽致狄師之攻王必無是理竊嘗攷之外傳記伐鄭立狄后皆在出居之前年而豈前年已用狄師伐鄭而今年再以狄伐鄭次王之出居必有馴致之漸然不可考矣　廬陵李氏曰春秋書王居三鄭也狄泉也皇也書公居五昭公居鄆也　劉氏曰公羊以謂不能事母者非也王者不孝宜去天以見今不去天知其非不孝也

晉侯夷吾卒

杜氏曰晉文定位而後告惠公之喪故書於今年　呂氏曰晉文定位而後告惠公之喪故書於今年　家記惠公卒在去年九月蓋春秋所據者魯史也年月不同不可得而考矣

附録　左傳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畀馬乃徙得仕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1849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十四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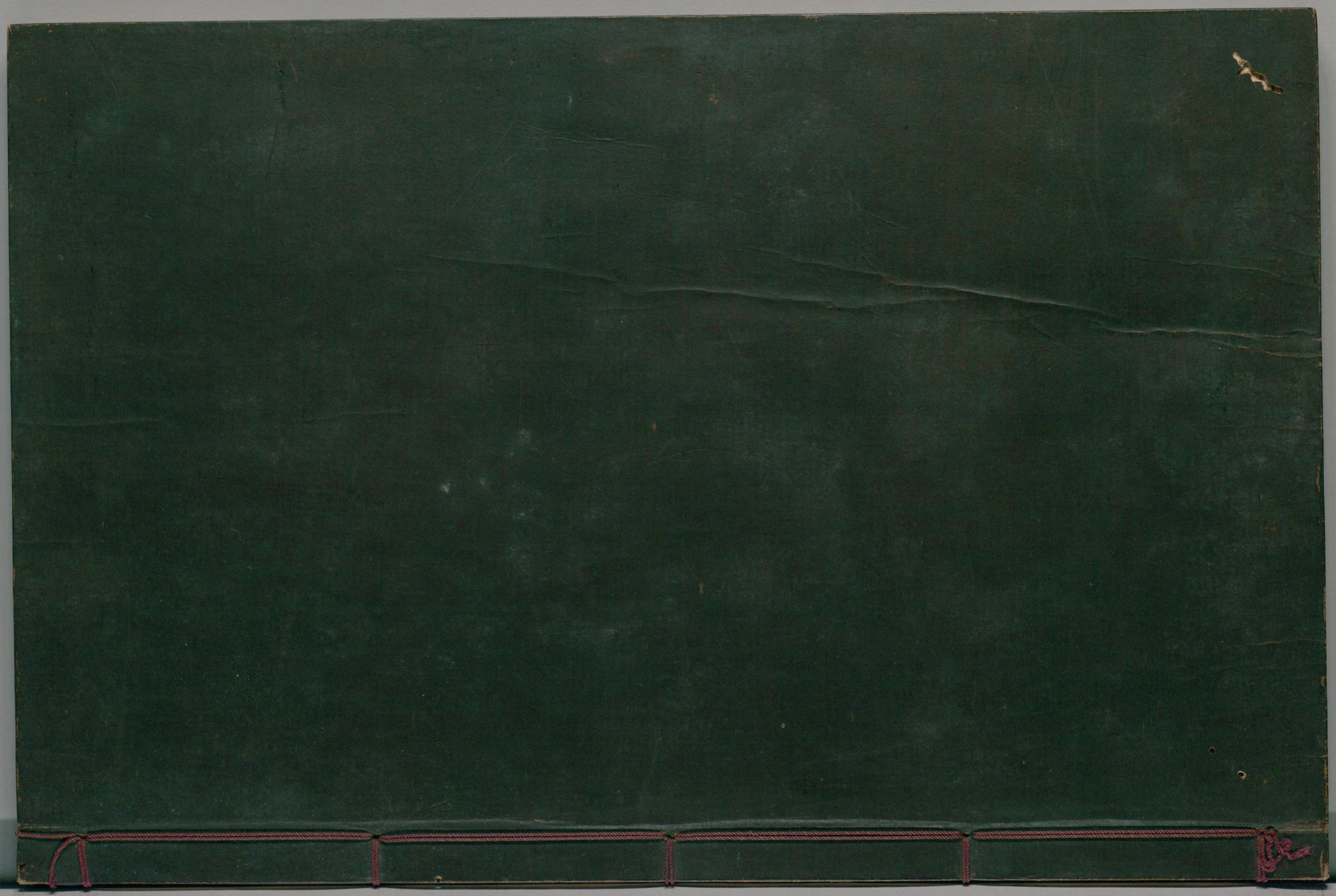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853
161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請求記号 853-161